

第一百二十二章 人世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大東山的山頂，晨霧已卻，山風勁吹，隔雲漸斷，廟宇真容已現。一身明黃色龍袍在身的慶國皇帝，靜靜站在欄邊，等待著葉流雲的到來。當山下被五千長弓手包圍，尤其是叛軍之中，出現了東夷城九品高手們的蹤影，這位向來算無遺策的慶國皇帝陛下，似乎終於發現事態第一次開始超出自己的掌控，中年人的眉宇間浮起了淡淡的憂愁。

黑色圓簷的古舊廟宇群落裏，響起了當的一聲鐘聲，沁人心脾，動人心魄，寧人心思，卻讓這天下不寧起來。祭天所用的誥書於爐中焚燒，青煙嫋嫋，慶帝所曆數太子的種種罪過，似乎已經告祭了虛無縹渺的神廟和更加虛無縹渺的天意。

祭天一行，慶帝最重要的任務已經完成了，他所需要的，隻是帶著那些莫須有的上天啟示，回到京都，廢黜太子，再挑個順眼的接班人。

然而一頂笠帽此時緩緩地越過了大東山巔最後一級石階的線條，自然卻又突然地出現在廟宇前一眾慶國官員麵前。

...

皇帝平靜看著那處，看著笠帽下方那張古拙無奇的麵容，看著那雙清湛溫柔有如秋水一般的眼眸，緩緩說道：

“流雲世叔，您來晚了。”

葉流雲一步步踏上山來，無人能阻，此時靜對廟宇，良久無語。山巔上眾官員祭祀，包括禮部尚書與任少安等人，都下意識裏對這位慶國的大宗師低身行禮。

在葉流雲麵前。隻有慶帝依然如往常一般挺直站立著，而他身邊不離左右地洪老太監雖然佝著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這位老公公每時每刻都佝著身子。似乎是在看地上的螞蟻行走，卻不是因為此時要對葉流雲表示敬意。

“怎麼能說是晚？”葉流雲看著皇帝歎了一口氣，語氣中充斥著難以言表地無奈與遺憾，“陛下此行祭天。莫非得了天命？”

“天命盡在朕身，朕既不懼艱險，千裏迢迢來到大東山上，自然心想事成。”皇帝冷冷說道。

葉流雲微微低頭，思忖片刻後說道：“天命這種東西。總是難以揣忖。陛下雖非常人，但還是不要妄代天公施罰。”

皇帝冷漠地看著十餘丈外的葉流雲，說道：“世叔今日前來。莫非隻是進諫，而並未存著代天施怒地意思？”

葉流雲苦笑一聲。右臂緩緩抬起。袖口微褪，露出那隻無一絲塵垢的右手。手指光滑整潔，絕對不像是一個老人所應該擁有的肢體。

他的右手指著慶廟前方地那片血泊，以及血泊之中那幾名慶廟的祭祀。

“陛下...施怒的人是你自己。”葉流雲悲憫說道：“祭祀乃侍奉神廟的苦修士，即便他們也知道，陛下此行祭天乃是亂命。君有亂命，臣不能受，祭禮也不能受...所以你會殺了他們。”

是的。皇帝祭天地罪太子書出自內廷之手。所擇罪名不過放涎、蓄姬、不端這些模糊的事項，而這是太子若幹年前的表現。和如今這位沉穩孝悌地太子完全兩樣。曆朝曆代廢太子，不曾有過這樣的昏亂旨意，無稽地祭天文。

大東山慶廟曆史悠久。雖然不在京都，但慶廟幾大祭祀往往在此清修，隻不過隨著大祭祀地離奇死亡，二祭祀三石大師中箭而亡，慶廟本來就被慶帝削弱的不成模樣地實力，更是殘存無幾。所以一路由山門上山，大東山慶廟的祭祀們表現的是那樣的謙卑與順從。

然而當慶國皇帝在今天清晨正式開始祭天告罪廢太子的過程，仍然有一些祭祀勇敢地站了出來，言辭激烈地表示

了反對，並且神聖地指出，慶廟永遠不會成為一位昏君手中的利刃。

朝廷對慶廟的暗中侵害，兩位首領祭祀地先後死亡，讓大東山上慶廟一脈地祭祀們感到了無窮的憤怒，山下叛軍地到來，給了這些人無窮的勇氣。

所以這些祭祀變成了黑簷廟宇前的幾具死屍，他們地勇氣化作了腥臭惹蠅的血水。

當有人敢違抗皇帝陛下的旨意時，他向來是不憚於殺人的，即便是大東山上的祭祀。慶帝唯一不敢殺的人，隻是那些他暫時無法殺死的人比如葉流雲。

皇帝平靜地注視著石階邊的葉流雲，說道：“世叔，您不是愚癡百姓，自然知道這些祭祀不過凡人而已，朕即便殺了，又和天意何關？”

葉流雲眉頭微皺，說道：“祭祀即便是凡人，但這座廟宇卻不平凡，想必陛下應該比我更清楚，當在廟宇正門殺人，血流入階，陛下難道不擔心天公降怒？”

皇帝麵色漠然，將雙手負在身後，半晌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我活在人世間，並非天之盡處，所以朕這一生，從不敬鬼神，隻敬世叔一人。”

葉流雲默然無語。

皇帝側過身子，安靜地看著黑色廟簷，簷上舊瓦在清晨的陽光下耀著莊嚴的光澤，說道：“所以朕請了一位故人來和世叔見面。”

...

這個世界上能有資格被慶帝稱為葉流雲故人的人不多，隻不過那寥寥數人而已。所以當慶廟鍾聲再次響起，偏院木門吱呀拉開，一陣山風掠過山巔，係著一塊黑布地五竹從門內走出來時...

葉流雲隻是笑了笑，當然，笑容中多了幾份動容與苦澀。

“澹州一別已然多年，不聞君之消息已逾兩載。”他望著五竹和藹說道：“本以為你已經回去了，沒想到原來你是在大東山上。”

兩年前的夏天，北齊國師苦荷與人暗中決鬥受傷，葉流雲身為四大宗師之一，自然能猜到動手的是五竹，所以才會有這句不聞君之消息已逾兩載。

而葉流雲那句“本以為你已經回去了”更是隱藏了太多地訊息，不過這個世界上除了他和五竹之外，可能沒有誰能聽明白，當年澹州懸崖下的對話，範閑遠在峭壁之上，根本沒有聽見。

五竹一如往常般幹淨利落，說了兩個字之後，便站在了小院的門口，沒有往場間再移一步，遙遙對著葉流雲，離皇帝的距離卻要近些。

他說的兩個字是：“你好。”

區區你好兩個字，卻讓葉流雲比先前看著他從院中出來更加震驚，更加動容，甚至忍不住寬慰的笑了起來，笑聲十分真誠。

然後笑聲嘎然而止，葉流雲轉身麵對皇帝陛下，微微欠身一禮，讚歎道：“陛下神機妙算，難怪會有大東山祭天一行，連這個怪物都被你挖了出來，我便是想佩服也不能。”

皇帝聞言卻沒有絲毫表情的異動，反而是眉角極不易為人所察覺地抖了兩下，是的，祭天本來就是針對葉流雲的一個局，而當五竹這個局中鋒將站出來時，葉流雲卻沒有落入局中的反應。

勢這種東西，向來是你來我回，皇帝的眼中一抹擔憂一浮即隱，想必是知道自己與範閑猜測的大事件，終於要變成現實。

皇帝看了身旁的洪老太監一眼，眼神平靜，卻含著許多意思，似乎是在詢問，為何並不馬上出手？以大宗師地境界，即便是以二對一，可如果不能抓住先前那一瞬間，葉流雲因為五竹神秘出現而引致的一絲心防鬆動，想要在山上狙殺葉流雲，依然會變成一件極其難以完成的任務。

洪老太監此時卻根本沒有理會皇帝陛下的目光，他的眼光異常熾熱地盯著前方，穿越過了葉流雲的雙肩，直射石

階下方那些山林。

他往前移了半步，擋在了皇帝的身前，然後緩緩直起了身子。

似乎一輩子都佝著身子的洪公公，忽然直起了身子，便是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的改變，一種說不出來的氣勢開始洶湧地充入他的身體，異常磅礴地向著山巔四周散發...

明明眾人都知道洪公公的身體並沒有變大，但所有人在這一瞬間都產生了一個錯覺，似乎洪公公已經變成了一尊不可擊敗的天神，渾身上下散發著刺眼的光芒，將身後的慶帝完全遮掩了下去。

這股真氣的強烈程度，甚至隱隱已經超出了一個凡人肉身所能容納的極限。

霸道至極。

...

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大江滾滾流，這是範開在京都抄的第一首詩，且不論大江的大字究竟是否合宜，然而這首詩已經在這個世界上傳頌開去。

這一天有幸或是不幸在大東山上的人們，在這一瞬間，都聯想到了這句詩的前半段。

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一股衝天而起的劍氣，正在石階下方的山林裏肆虐，即便是遙遠的山巔也被這記淩烈至極的劍氣所侵，青青林木開始無緣無故地落葉，落葉成青堆。

葉流雲看著洪公公說道：“卿本佳人，奈何為奴？”

洪公公銀白的發絲在風中飄拂，沙啞著聲音說道：“大宗師都是奴才，我是陛下的奴才，而你們...也不過是這個人世間的奴才，有什麼區別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